

編後語

在有關香港的歷史書寫中，2014年注定將成為一個關鍵性年份。是年之秋，「佔領中環運動」或「雨傘運動」的啟動，徹底改變了香港的政治和社會，也必將改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隨着香港人從「經濟人」向「政治人」的轉型，香港已成為各種政治的試驗場，選舉政治、認同政治、民生政治、憲政政治、衝突政治、輿情政治，等等，不一而足。本期《二十一世紀》堪稱「香港專輯」，除「景觀」欄目之外的所有文章，都從不同的視角訴說着香港的前世今生。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陳方正的宏文以「佔中」為核心，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轉型進行了難得一見的全方位反思。「佔中」的直接訴求是爭取「真普選」，但誰都知道，「佔中」參與者的訴求具有多元性。更為深層的是，多元訴求的產生和勃興是香港結構性變遷所必然帶來的結果，然而承繼了殖民地時代的精英統治政制，對於多元訴求的勃興，連吸納都談不上，遑論整合。由此，無論契機或由頭為何，以社會運動的方式而呈現的中、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不可避免，多元而紛雜的訴求最終轉化為政治衝突的「新常态」。香港面臨的巨大挑戰，無疑是政治安排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緊張，而這種緊張在形形色色的大事、中事甚至小事上都有可能以爆發性的方式展現。

鄭煒和袁瑋熙之文展示了「雨傘運動」的社會人口學政治生態。大體而言，參與者中年輕人和高學歷者較多，中產階級中下層人士較多，職業分布相當廣泛，大多積極參與過香港主要的「反對性」群眾運動，且絕大多數以「香港人」自居。參與的廣泛性昭示着「雨傘運動」絕非當政者所執念的「政治陰謀」，也不僅僅是社會怨氣的宣洩，而是香港自身以及香港與內地關係之結構性困局的櫥窗。當政者的精英主義慣習以及精英統治的政制，恰恰就是結構性困局的肇因之一，而且有可能在未來催生一個離心離德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本期的「學術論文」欄目，張健之文基於雄厚的國際文獻，對香港政治覺醒的結構性肇因進行了系統性的解析。香港在中國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漸進入了一個畸形的經濟格局，從而造就了全新的階層結構，中下階層的相對社會經濟地位每況愈下，而且社會流動的空間逐漸變小。後殖民時代的精英統治政制，強化了行政官僚、專業精英和資本大鱷之間的聯盟，阻滯了多元價值和訴求的政治代表。隨着內地民眾經濟實力的陡增，中港交流的擴大反而催生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族群化」，「港獨」意識從社會觀感上看也從極其腦殘變成貌似不那麼腦殘，並開始浮上言論檯面。香港儼然在「民主」、「民族」和「民生」三個層面都浮現出「新三民主義」之勢，而這一勢頭的發展無疑對香港乃至整個中國的未來，都將產生深刻而又具有衝擊性的影響。

過去半年間，我刊兩位創刊編委，湯一介先生和龐樸先生，與世長辭了。我刊編輯部同仁沉痛悼念。